

藏

□孔祥秋

刚足周岁的小外孙最爱藏猫猫，把小脑袋忽尔躲过去，忽尔闪回来，和我互动着，笑得“嘎嘎”响。小小的他，就懂得了藏的乐趣。

小时候的乡村，家家都有地窖，那是孩童捉迷藏常常的去处。那等人来、怕人来的心跳，至今仍清脆无尘。

当然，地窖的目的是藏大葱、白菜、胡萝卜、地瓜。这些藏，让冬天和早春清寒的日子不再无滋无味。这是大人物的藏。

地窖，孩子们在意的是趣，大人们着重的是味。

人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算计，就是藏，藏丰富之时，以备岁月之寡淡。

天气向冷，草木淡去花叶招摇，这是植物下意识的智慧。候鸟也是，逐风而行，躲寒避暑，退退进进，这是一种藏的智慧。候鸟藏起自身的弱点，追逐舒适的山高水长。

越来越喜欢霜了。许多瓜果会因霜落而去浮涩，而生香气，而生回甘。人，也是如此，越霜落越宁静越唯美。比如苏轼，经了“乌台”大霜之后，才成了人见人爱的苏东坡。

霜，是至真之藏。

藏而实，藏生韧，藏而绽放。贵气都在藏里，比如黄金或钻石的藏，漫漫又漫漫，春绿秋黄只是一瞬间，谷埋沟掩，地深土广，沧海桑田，才至贵至尊。大美，要有大藏，山山，重峦叠嶂；海海，波澜壮阔。

瓷，初离窑火；画，初离笔锋，浅了，薄了，浮了。那瓷之光，釉之彩，在藏里沉淀去匠气，一副天清地宁。那画之纸，彩之色，在藏中不见画意，只见画心，纸色一统。文玩古器，得藏才有贵气，一如瓜熟蒂落，经霜浸霜染。

酒，也愈藏愈美。

隐士之藏，也是此意。可有些人不过是藏头露面，山选半远，水选半偏，地选半荒，筑半间草屋，耕半亩桑田，半推半就的样子，门虚掩半扇，一有风吹草动，就急急忙忙抛头露面了。

世间隐士少之又少。

真正懂得藏的典型人物，定少不了越王勾践。那是经历了破国之霜落的人，他委身于吴国为奴，藏剑而成利刃，藏苦而成甘甜。

勾践的自藏，是一种智慧；辛弃疾的被藏，则是一种悲哀。他一生渴望复国，却一直被南宋雪藏，郁郁而终。北宋皇帝的后人退却江南，不是藏国志，只是为了藏命而已，贪恋于一身龙袍，所以也就埋葬了英雄北伐的心。苟且之藏，无趣无味，藏中有荒唐。

唐朝，怒放，是一个不藏的时代，有才的男男女女都会适时地露一手。但盛唐的王维却是一个最懂藏的人。他藏才华于烟云里，藏欲念于佛光里，藏颜值于素衣里，藏情感于无言里。说到情感，自然要说他31岁那年，妻子绝命于疾病，他从此“绝彩衣，餐素食”，终身再无续娶。不说怀念，却尽是怀念，这是多深情的藏？

不藏之藏，是真正的藏，是大德。

王维的藏，就像太阳沉默成月亮，让我们看到了斑影，却更爱了这种纯洁，这种没有锋芒的宁静。

月亮，我们都喜欢。李白，笔锋纵横，算是一个不藏之人了，可他的心中也藏有一轮月亮。

那年我18岁，被家人逼着去相亲。初入女孩家的正屋，她的母亲正将大大的头巾给她裹上。闲人出了门，屋里只有她和我坐。她突然起身，拉开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一下子亮堂了，她又慢慢解下了头巾。遮挡处，原来有一道暗暗的疤。别的不说，她是一个有品德的女子。她懂得藏得过头的眼，藏不过自己的心。

人藏拙可以，藏腌臢不可以。一时之藏，终究是赢不了天长地久。

女孩的不藏与王维的不藏，是同一味的不藏之藏。

藏之美德古古至今。

任素汐，上天赐予了她一种藏，她以朴素的外在藏光芒于内在，如演技，如歌喉。她也因此而绽放。她的歌不多，我都极其喜欢。歌如其人。

任素汐，一任素汐的潮汐来往，这潮汐就像王维的烟云。她的心理是否也藏有一处辋川这样的幽境？

演艺路上追逐的女子，比任素汐更具外在的大有人在，却多泯然众人矣。她们，太浮光掠影，缺少的是一种藏。也许是上天给了她们不藏之容颜，也就有了不藏的傲娇之心。

年少时，青青青春，还涩着呢。如初开的花，招了蜂，引了蝶，嬉嬉闹闹一场。遇风遇雨及时稳住心神，才有了藏。藏，如落了花，生了果，果在叶底，果在叶深处，不招摇。再经霜，有淳有正。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农业的根本，也是人立于世的生命节奏。无论如何，是有必要懂得一点藏的。

小人藏刀，君子藏玉。藏玉的人，言谈举止，都是温润。人养玉，玉成人；玉养人，人成玉，两相成全。藏刀的人，一举一动，哪里藏得住狰狞？这藏，是自己给自己心中布下一根刺。

母亲十月怀胎，我们在藏中孕育，藏中生；百年寿终，我们又归藏中去，藏中成尘。生死间藏有气象万千，若我们生藏污纳垢之丑，做包藏祸心之恶，那岂不辜负了母爱之深？又如何有颜面归于厚土之中？

相对于藏中味，其实我更喜欢藏中趣，那是童年，是清澈和天真。

花开知人意

□邱泽友

阳台上的君子兰快要开了。

这盆花，从2017年3月把老房子租出去，到今年2月底租户搬走，差不多整整六年没怎么见面了。

那天租户退房，约我们去老房子见面。到阳台一看，这盆花竟长出花箭来了，不由得一阵惊喜，心里五味杂陈。花开之喜当然是最主要的，而对眼前的这盆花，感觉亏欠太多，好几年没理会它，它独自经历了严霜烈日、风风雨雨，却一直等我们回来。如今收回老房子，反倒生出一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复杂心绪。

定睛细看，花叶上满是尘土，花盆也黑乎乎的，盆土干裂得毫无营养，几乎到了生命的极限，仿佛一个历尽千难万险的老兵，执着地坚守阵地。我的心一阵痛惜，以后一定好好陪它。

神奇的生命，值得被敬畏，更该被善待。归去来兮，在这回还之间，同时能得到善缘，得到一份来自天地与心灵的滋养。



潍坊，古称潍县，襟连海岱，道承齐鲁。自明清流传之“潍阳十景”，乃自然造化与人文精粹之结晶。今以诗咏其魂，使古城风雅再续新声。

东园早春

东君初至雪残微，梅萼偷香柳未肥。
莫道春寒仍料峭，一园新绿报晴晖。

南溪垂钓

潍波澹澹柳丝垂，营垒萧萧钓筏移。
休问君臣兴废事，且观鸥鹭往来姿。
长纶已定安周策，半世终成辅齐基。
千古石台犹屹立，至今人颂子牙碑。

西山霁雪

一夜西山换玉容，霁晴万树水晶封。
朝阳不吝胭脂色，染得银纱间赤峰。

北楼晓钟

破晓何人叩帝阍？北楼钟撼九重垠。
声穿云汉星芒敛，光启尘寰曙色分。

孤峰夕照

孤峰衔暮色，万籁入苍茫。
归鸟栖深树，残霞落赤冈。
岫云横宇阔，岩影割天长。
莫叹知音少，乾坤共举觞。

石桥漱玉

谁遣银河泻碧川？石桥日夜拨冰弦。
潺湲不是无心的，漱玉鸣珰颂永年。

青阳晴眺

青阳独上瞰潍川，无限风光到眼前。
九曲沧波穿郭去，千寻史册伴云眠。
舟行碧水描新卷，鸟入晴空觅故椽。
犹爱人间烟火气，悠悠不尽绕台阡。

麓台秋月

麓台秋月皎，素影沐松林。
露冷公孙迹，风清大雅琴。
蟾光洗尘虑，桂魄净禅心。
千古玲珑玉，犹传诵典音。

塔山望日

危巖欲破海门开，万里风涛脚底来。
星月每从肩畔落，江山俱向掌中裁。
民心若水知清浊，国运如潮识去回。
莫道浮云能蔽日，金乌涌处即蓬莱。

玉清烟晓

琼阙晓烟横，遥传鹤唳清。
岂因天宇秘，云幕候阳明。

潍阳十景

□刘树亮

